藏密齋集

藏密齋集卷之十七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書牘四

同岳石帆具三院兩司府縣公祖父母

嘉秀善三縣田糧聚訟而不决者有年矣計一府諸公祖父母如西伯之在上必有以與虞芮之讓而泯其爭者獨嘉善士民郭文翰等以前累議成議徒者數人事未結証而已經三赦儻獲一遵

詔議宥一以宣天地之德一以溥公

祖父母之慈一以彰兄弟之好將一舉而三善備焉某等所以不揣輶率爲桑梓士民請命者也謂所矜宥者僅數人而所成全者實多也癸亥九月

答耿華平一

浙雖僻在海陬而魁人杰士之生亦數數矣邇不知起於何人之一念浸踵其謬釀爲風習幾不可轉所以不揣輕微一破其比秦比楚之着而皈命於台臺也浙方以護鄭爲世訴厲　明

吉令鄭氏擇便而鄭乃便於浙夫浙何辭以解
于天下萬世之口大疏所歐除不獨歐其所除
養之士貽地方以安實併為吾浙洒其不自洒
之耻而惠吾浙實多矣顧人材剡薦貽累舉主
吾鄉後進宜為洗心登高而唱獨惜台臺耳浙
之民浙之兵浙之傳造種種仰煩台慮地方之
福要舉而付之能吏皆可辦即傳造一事與之
爭于朝似不如與之陰持之于郡邑也何也爭
于朝彼取吉如攜我無如彼何持于郡邑彼亦

當無如我何也中貴之長不必皆恣睢自雄獨其司房所官與其門下所集厚酒肥肉鮮衣怒馬呼盧挾妓諸無賴欲騁其欲而魚肉吾民耳則吾與持之尤不如誘中貴之長之自持之爲佚也敝邑漕兌之壞極矣康令矢復漕規甚力中間頗有齟齬彼亦不顧今士民欲勒石以垂永利伏惟台臺一爲主持幸甚幸甚 癸亥九月初一日

與丁改翁

翁臺爲德於鄉甚厚頃蒙晅道勤勤以里中賦

重爲念欲損其家以代輸本縣之逋餉者一年
何翁臺之爲善孳孳而無倦也顧代輸大義也
併宦籍而與之代輸則其恥有不止于獨爲君
子而已者合無通查闔縣田額若干逋餉總額
若干內除甲科官戶田數若干計田若干該逋
餉若干又查其未經預徵之年分而爲之賦之
府司撫按一一申明一一播告庶不至入官胥
之私槖而里長仍誅求其細戶也如何如何翁
臺爲德本無心于任德德自不得不集不肖力

既不能爲德性復不善辭卻怨亦與之俱集仰止高山撫已多愧餘暑新凉不時伏惟順時珍重不宣癸亥九月初二日

與某甥

凡事量力便是天理吾之嫁女吾甥所知也二篋一裹而外更無長物而家欲營子母以飾奩耶吾明歲欲爲二郎遣聘尚未知所出力不能相及也首夏事以爲爲若貧姊耳得之而徒以供得已之費予心大不謂然今若不與數人清

楚田界清楚田糧是我大得辠于鄉里細民也

幸吾甥一爲料理遺數人以安以免我罪過至

懇至懇大其心以觀理厚其氣以作文寡交遊

理會氣象自然尋向上去冗不多及 癸亥九月初二日

答宋常熟

鳴琴之理友其士之仁者今魯亦多君子矣況

以身取人耶塵老致台意甚篤寧敢自外文起

以當世大君子爲貴同門又近鄰左右手竊爲

武城得人慶也 癸亥九月初二日

答錢受之

往者巧相値而復巧相左念之爲慟然天下事大都如此矣仁兄弄璋之慶喜劇弟爲天下明是非耳不與人爭功名往在千鋒萬鏑中矻矻自將而今日之行止乃從他人起見耶獨往獨來自行自止固知知弟者之難其人也諸敎一一領悉筆不能盡者弟盡之塵容矣癸亥九月初二日

與周開鴻

頃究運事王持有康父母敏决賴此公祖然非

年兄舟中數語扼要當幾事已去矣誠哉仁人
之言之利溥也明歲須將此事透徹一做平湖
於九石八斗之外並無絲毫雜費要著只不許
總房派單而得行其倒廒之法其行糧兌一船
即交一船無短數無虧色亦服軍心之一也若
無錫則每百止加四石九斗五升勒爲令至今
截然丁改翁爲里中代輸遼餉之說得果甚善
其疏闊與否當更商之何也其意原主於寬民
而非以助邊也他人爲宜其懿德于朝可矣前

督者言預徵事弟數止之至留其稿不還而索

以奉年兄甚急已于賓館來晤云奉年兄之命

矣徵聞康父母欲督過之夫民間一文一縷之

出苟非心所甚欲雖父子兄弟氣息咈然而嚢

一督者足以箝其口耶姑存其言亦足令吏畏

而民懷也癸亥九月初四日

與錢御泠

年兄諸所以爲弟圖者皆弟家人之不爲弟圖

與弟之所不及自圖而年兄爲弟圖之如此其

委曲而周悉也肝鬲之愛安得不肝鬲鏤之矣丁改翁代輸遼餉之說得果甚善但我輩不宜受代也著作之庭間其無人年兄素遊其行現閒諸兄亦以撫按敦趣欲綏至明春具呈轉咨年兄似不必多此一翻也如何如何

又

劉撫錫清錫庫之積弊與錫宦之積逋獄訟明敏鄉閒無烏衣之隸宜民矣近時意思已與賢者甚浹而鹽斤開兵三院分糾高葉解之而不

得然貴門生固自矯矯能百里扼之不能千里縶之也 癸亥九月初四日

答劉無錫

歲首得接芝宇皎皎風塵心識之矣貴座師微言其槩此中賢者更道其詳真一時神駿也且前小挫能羈千里耶 癸亥九月廿四日

與丞簿尉各父母

僕無以事臺下惟不敢以半字相干而巳矣出門後容有依草附木以寒家爲辭者臺下只覩

事理當何如或以數字密問之小兒更苦小兒
自讀書外不知門外事也 癸亥九月初五日

與康味濬

昭各公祖周藩伯於老父母雅相信愛也劉臬
長舊嘗司漕其所條督漕約言於漕事甚備方
且老贖於百石之丙巳先存每石隨船之耗一兩
立石之呈當即批行矣明歲會須於此舉遂徵
一倣其要在剗行倜嚴之兌而該胥不得擅自
派單項頗接當歲之人悉從中[illegible]兌暮漕緩外並

無麄毫雜費向所傳者皆訛也見無錫倉蕩所
勒石可謂先得同然矣章父母名宦事千乞留
神光此牘典錄科之試一二貧交而有文者具
於別楮寒家無事詫有依艸附木而借以爲名
者老父母第覯其事理當何如無輒爲其所借
也 癸亥九月初五日

與曾二雲吳石袍

頃晤高賢誦兄臺有功於地方甚大拈稿幸賜
觀所獲陳湯黨籍姓名及徃還書札幸一一見

示微何蹤跡陰圖鈎弭弟頗與聞其畧清日一走
領勿外弟而不以告也　癸亥九月初六日

與賀函伯

羣龍滿朝而遺賢在野憤之者曰非數公法堂
前卅淚一丈矣說者曰欲以重察典也夫察典
而錮賢者則察典輕曰恐不賢者引以爲例也
夫惟有賢者之沉抑而後有不賢者之處茲錮
則何以云撥亂而反之正耶奉敎於君子者久
雖綿力然宜貽公道有人也　癸亥九月初六日

與潘默菴

兒來道塔田巨石出現人間瑰奇壘怪水嚙沙饕幾極天巧真千秋之勝因思脩德脩政脩文之士無須汲汲自明千年百年會必有如默菴者以發其秘也舉以似年兄如何如何 癸亥九月初六

與錢龍門

捧讀諸刻於物理人情事變中徵古徵今而又有所自得也方司文章之衡而假以讀禮之暇規經律傳而光大之天未爲無意於門下矣悵

悵前途不勝引領便間何以敎之 癸亥九月初六日

與郭泰來

先生之學之行如芝蘭幽谷無人自芳寧俟文章聲悅耶然聲悅者不爲不多僕似無庸贅矣必責僕以言僕固夫嘗無言也高年古道後生典刑涼風初厲伏惟珍重自玉 癸亥九月初六日

與宋叔茂

十豚憨弗能和乃秋水同心敢不自矢耶別諭怨能忘忘之利可割割之其忘之割之而必不

可以忘必不可以割也忝在交契敢不隨機老

諸公之後癸亥九月初六日

與蕭拙修

徃弟不自揣從千鋒萬鏑爭此區區而台丈陰

護之見見聞聞之表此舌尚存此念不磨矣河

山脩阻久不聞問不幾徒有其胸敷四十年來

是是非非心心有主爲衮爲鉞仰藉如椽何時

還著作之庭耶盻甚盻甚曩者顯爲異而同心

不許今者顯爲同而異類實繁識者謂是他日

之隱憂也燕居蒿目以爲何如分宜星士鄭前溪云邇盧陵藉便一爲起居南皋鳳高兩先生曁如城兄晤間煩爲弟一一叱致癸亥九月初六日

答曾二雲

數紙多落拓妄人語迺其大物到手一抗駴人實甚他緊要者弟固未得寓目也謹囫封完上此事發在年兄所中有礙情面者須通上下商量斟酌于事理之至當人多地廣事大他人發之他日發之年兄或不便今日諱之也科場事

得間即以其應得之罪罪之了此公案久或不無借此生他端者惟年兄留神 癸亥九月初七日

答李如皋

天祚陽德留碩果於若隱若現之間龍蛇之蟄茲其時矣雙南兄不日慷慨言天下事不入窠臼必且目爲異類當異類相目之時能視如蚊蚋之過耳乎隨便提撕千萬千萬理也非黨也一是一非非一彼一此也如何如何迂道信使爲煩此心苟同不在班荆矣 癸亥九月十一日

與李滕縣

讀諸刻見文事武備矣所畫兵屯以治天下可也而割雞試之耶層累而上所擊恒多手隨其心獨茲爲快志之日毋小滕也觚文撫循四境輕重表章節烈雖微不遺滔滔斯世誰復有此敬服敬服魏烈士義氣不減金川門卒而其遇尤慘伊婦弱質殉夫自謂隨風逐波不復見天日一朝澄霽恥偈生輕其志誠足悲矣其節亦不得稱完節也改葬烈士茲舉爲亟若云合葬

恐烈士所不受分葬之使相望而不相即而互表之相望以矜其沒齒之志不相即以存千古之關何如何如欲以之聞於朝以媿逃臣之繫獄而不能死復營營苟活者可矣旌例未合也幸諦審之 癸亥九月二十日

與周自強

變起倉卒念之爲勞已得濟寧之耗差慰昨過此自謂當何如晤言而忽焉聞此令人驚怛誤耶不應誤至此不樂耶不應不樂至此疑痛交

塡終夕難寐章嫩訓來後死之責便中冀叙述
生平見遺是望 癸亥九月廿六日

與郭金籥

首春諸疏不能盡讀讀者復多魯魚之譌茲刻
犁然矣並刻更仰年兄之無我卒業寄感篇別
有所挾于毀譽榮辱之外而蹈險以濟險㸃君
丈夫一腔熱血灑何地耶弟亦有一秕糠覺不
足供俯仰一吷也例不能相對何法得一把臂
言疇昔且欲請蹈險中之本領所在與所謂别

有所挾者 癸亥十月初九日

與劉念臺。

昭司空云先生且決計拂衣矣弟倀倀其焉從
溯東西後來之秀孰爲之導將終古墮坑落塹
耶於世於身去與留義孰爲確弟未睹見何繇
覓一晤以罄區區 癸亥十月初九日

又

先生即橫王都要必不謂先生富貴中人此舉
手法微重矣披若輩一眼中之釘不費若輩絲

筆手勞腳擴之力先生太高若輩太遜耳東南一隅長夜不旦聲氣順地位尊因勢而導作成人材美利滋大乎仍而翔結爲孤憤仰屋何鄴耶曹真老於禮行孫出處微有商量甫太宰巳成落不得第二義也落第二義非大賢專胎時細參此義不盡　癸亥十月十一日

答劉又孫

往年兄一鳴以去而弟黯然無以自存洎弟千鈞萬鏑而不得去而轉幸年兄之以一鳴去也

今日開霽者兩霾霧者六兩年兄忘寢忘食以爲戢右地戢右誠宜也顧廢年兄之寢食以破此霾霧所裨益不滋弘歟行復趨乘以旌直臣歸闕在邇奉教有日弟或未先秋葉而隕何以犢其後也　癸巳十月廿一日。

答楊周卜。

黔之言剿言撫亦猶遼之言戰言守也不能戰者之必不可以守我不能剿而彼帖然就我撫乎且邦彥之罪而奈何以撫爲結局也黔蜀之

仰楚誠殷要其勢亦寔不得不仰楚爲左右乎
黔敗楚亦無安枕之日其禍必甚于今日之例
黔餉黔楚亦以自爲非爲黔楚也但黔無定着或
從以蜀楚而無救于蜀楚之異日則禍方大耳要
閣下在事洞觀黔蜀楚粵之全局而握其幾
亦有挈要以援其禍於諸公者黔亂不足平而
楚餉行漸寬也 癸亥十月廿一日

與曹貞予

中樞鄙亡足比數而心儀先生者有年討海內

以及千百世而下有志之士奉先生之出處進退爲模爲范者不獨中也頃默悟一着舍者舍之其用者以舍之之道用之發謀甚灼徃昔謫荷先生進而致之曰究竟是去中心欽之以爲賢者之持身有禮如斯也昨見先生出而拜命則又心欽之曰賢者之事君有禮如斯也計先生必有苦心妙用快舉朝之望出淺慮之表者矣乃區區芻愚竊不自揆有欲效于先生者中以爲聖賢之與豪傑舉動微有不同豪傑一路

人去就時有出入若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者
此處無可商量無容假借討先生之所素聽也
若銓曹爲銓叙人才之地舍正用陪郎主銓者
不光而用此法以用主銓之人主銓者異日何
以展布其手足耶郎先生在事將默默而聽其
顛倒耶抑身以陪用而能屹屹焉爭異日之用
陪者耶彼一時也進退維谷甚于今日矣先生
業已見朝㧾必履任以中之愚竊謂履任之日
當即日具疏請用少墟先生俟允用而後出而

會推會推得　旨而後人而受事因徐而請用
少原先生申前日推正之體破前日點陪之弊
杜後日點陪之漸快一時同升之美而後先生
此番不爲偶然也若不出此而徒謂有異於當
日之點陪而番者與今日之點陪而去者豈謂
無不同處而畧費分疏矣末學晚進無所知識
不當淺言而展轉于中覺關係不小因密切請
敎忘其唐突不敢取必于先生亦不敢以告人
也　癸亥十月廿七日

與孫藍翁。

中伏見遠郡下邑士民有犯非赦格所不原者每每拖於執怨阻於胥吏有司不以經意事更兩赦寃仍覆盆其干和傷治不小 皇子生又嘗議赦翁臺按覆刑理移文內閣得於舊赦款之尾一 申此意使聖澤下被垂死獲生功德無量謹條二欵別楮仰希財幸 癸亥十一月廿七日

付洢兒。

文格受於題情固也若未知措意未知持詞而

先爲題情所縛幾於宣城華亭之還筆澀墨枯
淡寂寥如嚼蠟耳其要先在窮理顯理其一本
也題情其萬殊也根理奥而入脱理解而出滑
滑汩汩思入風雲以文格受之題情而得象忘
象無乎不可矣 癸亥十月廿八日

答李懋明

當其剝時重陰九淵之下而微陽孕焉不知如
何護持如何長養而始條暢旁皇際天而極地
而孰謂陰之即根柢是也陰非別有一陰即伏

於其陽順之而堅冰至決之而同體睽難矣難
矣微觀今日所急不在乎禳異已之毒而在養
同人之恬蓋種種多事生於其心心恬則此心
無事天下無事矣而其間不可以筆舌露不可
以意思分惟在從日同憂其患之人於不言不
動之中急着精神冷看機括一撥即轉名位忘
人我忘斯不貽大憂耳有心者所以引領翁臺
之入朝甚急也茲亦不日而聽星辰之履矣以
貴年兄之粹美而以其尊人嘗效田畫之詛爲

舉世所疑則世之疑者原非而況出於大賢之門乎與不肖交良久未嘗見其夢翁臺以爲今日而夢之覺者過半何也癸亥又十月初二日

答游肩生

去小人正如拂塵旋拂旋有獨太陽當空塵不爲害狂飈捲地而舉扇障之則何益矣台臺所以屬望於正法眼也乖崖熱心救火而忮者且以爲乖崖罪耽耽者又將執乖崖爲世之爲乖崖分疏者罪怒濤怪浪立海滔天以迄今日而

猶滯于荒涼寂寥之濱每一念及不勝咄咄之八
訖反以長安珠桂厘處耶弟去歲議借雙声又人
銓幾以緇衣之好相累今翻應無異議于其間
者第尊教所云中藏兩心而相附相呼者不少
特望密切提撕之 癸亥又十月初二日

答徐雲膽

弟十七道塗十三京邸其在邸去年兄不十數
里即數十里室邇人遠我勞如何客冬遇於維
交臂失之悵怏可知也循例還朝二一三同人出

人風議時相過從獨年兄乘障巖疆日近長安
遠兄所居又遠於長安此際此情眞誰遣此第
念天下大計何土之毛不足供其土之人而榆
林以不得耕牧套中芻糧仰給于腹裏乃西延
慶本色又改爲折色而軍用於是益詘今得無
不異於往所云云要以年兄之幹敏兼理鹽屯
鹽屯食所自出廟堂所以無西北之憂也勞苦
衝邊倖且及格郎遷來言功言倖紛如蝟毛豎
者自不及此而當事者寧得謂不言祿祿遂不

及耶 癸亥又十月初六日

答魏仲雪

徃在邸似幸攜手之便而兄錚所攢恐以跡累良友每每好自疎斥意我隔人亦各自盼也既別去空庭涼月負手獨止輙不勝天南美人之思思爾時瓠公瓠公其津津自喻適志者如何如何也弟甫至年兄應未悉弟之至而仲達兄以書至殊慰遠懷政欲一開問耳 癸亥又十月初六日

答張睹海

不肖於沈仲容先生所耳台臺比守雲間耳台臺治行尤熟巳通籍十九道途末繇荆識不謂台臺亦有不肖之姓名於胸中而遠辱注存也邇來叙功者不必其身嘗至其地言資言俸者又不必其身嘗有湯毛之功而身扞危邊收銀定款塞吉能尋盟之功者不言祿祿亦不及語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幽芳自賞亦何不足矣又云菀李不言下自成蹊茲亦台臺成蹊之時也 癸亥閏十月初九日

答劉止菴

隆冬蕭寺木落冰凝道韻文心著體沁骨已得
附藉一再相親覺事事有底簟有作料經世手
也又且臨事相機躊躇肯綮不以砉然奏刀爲
快小有齟齬則又反而自求於推行運用間搜
疊索隙無所不至範圍曲成別具鑪鞲蓋第之
欽服年兄者非一日也重來陽羨擅千古未有
之奇而黃氏復懼其失乳于慈母世即有知有
不知吾無不可自喻適志矣今世固無不知年

兒者獨兵曹一轉稍費推敲當與同志商求要

于至當世患無神龍耳神龍亦何所不可也癸

亥又十月初十日

付洢兒

涉世而知世之難涉也在冷署哆口而言天下

之故無所避忌以攖世忌在言路不惜區區以

攖衆小人之銼衆小人張牙奮爪如磨不一而吞

之而夙號爲君子肝膽相許者避之如鴆此

謝入朝世道稱淸明矣而每一闕出所號爲君

子者津津焉欲得之而恐不得之其欲得之與
不得之者種種色態未始或異于小人而始知
富貴之途君子小人之所共處也富貴膏肓亦
君子小人之所同病直巳而對小人猶易出意
以調君子正難我不乃易人之所難難人之所
易耶拂衣之志逾堅第恐入恐出恐不成爲出
處直須時焉耳曹少宰去留關係不小又夙號
爲君子者我故密以書告之進苦口之藥而不
能嘗其病殆不可起我自反荒蕪無底簞運用

處又經情不得肯綮耳目聰明不逮往日無毫分益於朝廷乃取之朝廷者又過其分此刻刻不自安者悔不趁做秀才時色力精健一一討論事體臨身直水到渠成也酬應無虛晷甚苦洙兒會延師乎急欲知之 閏月十日燈下

付濂兒

縣試遂首兒此不幸事道試而售人不謂兒售也道試不售人謂兒不售也其醜俱不可以消磨消磨之法何在汲汲求過求過之法何在汲

汲窮理隨題窮理到活潑潑地是好消息一切

俱稟大哥囑囑

與周開鴻錢御泠8

辦四郊多壘而衆正登朝猶稱無事獨伏莽之

戎日伺正人之門而窺其意旨先迎合之而徐

圖以中之而後獵之恐正人竟入其彀中而不

自知耳聊城行動頗爲舉朝所疑劉念老從脫

問卿第徵怪其不疾而呻廼論資論俸者作般

日口崇卑竟高風千古矣少宰之留贖於目昧

遂令吾道無色蓋爵祿之難辭如此乎大都榮
利之途往者小人專之繼而小人與君子共之
今則君子與君子攘之有得有不得而機關簸
弄無以異於小人然則君子行將自爐而小人
曾不出薪此則弟之隱慮而不敢以發言也弟
碌碌無可爲年兄道者朝暮想望手采甚殷幸
遂其來脩竹吾廬無久棲遲也方兵尊稽介介
於兌運否恐以此累康父毋僬劉心貌作數行
達之吾鄉公果諸人又更一 赦併爲請命心貌

其兒女姻也度亦有濟否 癸亥閏十月十一日

遠辱惠書跽讀數過詳剴真切感感愧愧總之

答丁畋翁

吾人涉世非德即怨不任辭亦不任受惟其是而已代輸大義討於寬廣處圖之更善大君子舉動自不與衆同也 癸亥閏十月十一日

與潘默菴

城西攙別逐隊而北與牛馬俱碌碌無可爲年兄道嚴更未睹入長安門冰髯如戟轉憶靈塔

涇水落石出扁舟夷猶年兄獨擅茲勝耳方且
老於康父母絕無芥蔕矣乎諸公累士民得牽
復否惟年兄偕二三兄弟留意 癸亥閏十月十一日

與錢爾先

大司農厲催科不前之禁不及其州縣而坐之
郡伯大駭觀聽已旋自悔而需之完解復職顧
其陞遷本省者下或楚焉不自寧而爲之徵併
若陞遷别省與以艱歸者彼方自營之不遑而
遑及其他不肖所以告之大司農及戶垣之長

而復有調停也疏不及門下而復闌入搦中然
不足爲門下損 癸亥閏十月十一日

與方日心。

敝邑今歳兌運減從年者幾萬斛其積不在佐
之者而在其主之者獨始事時矯枉於積弛之
後而不調其肯綮過煩籌量其兵不在主之者
而在其佐之者佐之者業蒙飲食教誨之主之
者豈尚有芥蔕焉但不肖過慮懼以不獲于上
爲邑父母憂而敝邑公累士民尚未昭雪私告

之同門劉心統心統非同門不敢以告即同門非老公祖兒女姻亦不敢以告也　癸亥又十月十一日

答張蓬玄

一時同志傾耳而聽星辰之履以津門議省偶先位置不日即以重地借翁臺諸所匡維俟大力殊殷也宜之俛而作倅令人黯然終能爲五斗折腰耶驚心於自淑所以死殊不解當日所以生自淑之意叙述生平後死之責業徵之自強要之欲信來世須藉鴻裁不肖非其人也楚

見老忠毅直前果於任事亟黍差之口信信疑
疑頃始議加撫銜而又以不繇廷推徵有揶揄
矣愚不可移奉教周旋比於讀書錄可以幸無
失隊否也 癸亥閏十月十三日

答岳石梁

月者迫于多壘之恥聚首而謀頗欲以及枌榆
首爲台臺屈一指曰有底簟有材料六月棲棲
突圍而北而始以節鉞重台臺也鄒滕景武間
妖賊殲矣賊之殲者一非賊而殲者不啻十百

設先事而銷之弭之解之散之其功豈不更多於𧴩賊耶設以迫灤灤之妖與其黨誅而起京以東關以西事固有不可知者誅夷之慘賞且延世而乃以妖之逸爲罪從來曲突徙薪之謀不得與焦頭爛額者稱上客有如斯矣要亦目前小覺清夷耳一旦有事恐又聚首而屈指曰有底曾有材料者無右台臺也 癸亥閏十月十三日

又

浙之二於海內與海內之二於浙也竊不自揆

冀乘茲大剖瀋離其弊王室而吾浙無為天下
標亦無為天下夠私討令兄立朝之節表表當
年十年以前台臺于海內之臭味如水乳合也
此其關捩矣而口語紛紛倏及于亡猿之禍既
謂大疏氣乎事聯事中無損事外應無可加末
路滿逗一語覺方隅之意猶存耳袁道長向雖
無交近亦共事俄有此疏莫測所以公事外不
敢就而與語他有可效無恤嗣音雖言輕如絮
不敢以不勉也

答錢昭自

以弟自揣正如枯木朽株都無生意而徃徃不見棄於大君子何脩得此益復自慙日冀朝夕知己醒其鈍幾匡其不逮且我兄亦勞苦而功高矣獨賢之擔亦宜少弛而新銓爲政公車之牘言銓政者紛如吾鄉近有吹鄒生之律者機軸行又一轉尚未得閒容以間與同志商之李懋老何時入都向所貸半入之長公弟行前又以半入之次公矣但未入其子爲歉 癸亥閏十月廿五日

答來馬湖

時于翰墨中驚爲龍蛇也時于棒喝中驚爲龍象也則又於露布中驚爲熊羆之祥也神眸高睍應不及蓬蒿樸樕之間長翰雲委如獲拱璧以疇昔驚爲龍蛇驚爲龍象驚爲熊羆而未繇論交者一旦不棄其愚不肖臭味攸之敢自外歟

癸亥閏十月十六日

答李燦巖

聞而景台臺之亮節也晤而挹台臺之爽氣也

別而亮節爽氣日在心目間也祥麟瑞鳳濟濟蹌蹌乃躓而再起者半化爲繞指柔其復以亮節爽氣迮中消者指可多屈耶循例入都方樂典型之遐不謂台臺亦有不肖于胸中而儼然惠問及于空谷也 癸亥閏十月十六日

答朱桃源 名長庚

所蒞郡邑守若令不啻以百數而孜孜爲民請命者獨年兄其孜孜爲民請命不啻百十語而無一語及私者惟年兄四盡三空不節其耗之

者而詠其供之者固論方不可知獨恃年兄一點赤誠耳硜硜之鄙素不敢以珠桂壓故人憂雖伯夷之樹不敢冒承也　癸亥閏十月十六日

答張嗣窗

弟擣昧私念漕船之寄聯亘數千百里關通衙門不一而主者以將爲代郎善其事事恐不久過淮陰時忝竊尸垣自謂當知漕事遂欲與聞其畧緣今自託眞所謂越俎而代庖也　癸亥閏十月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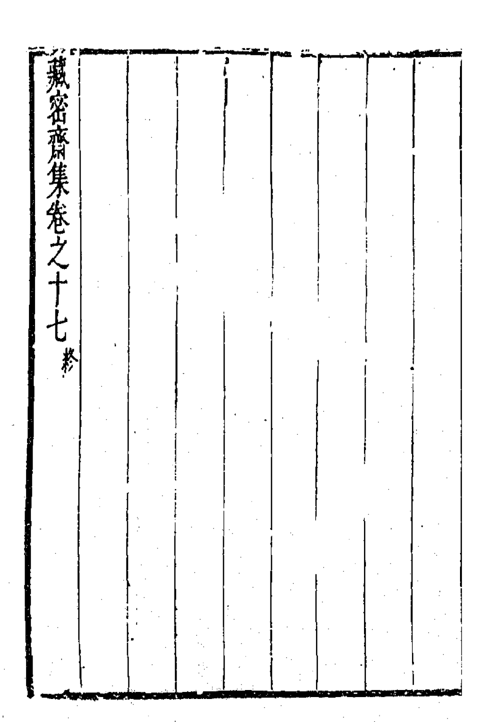
與劉文石

拜教後復俛而細思之吾輩持議正當屹如山岳階級資俸所以待天下之中材以下以此論大賢大功即是娼嫉吾輩不可不大開眼孔爲浮議所撼而二三其說眞切眞切 癸亥閏十月十九日

與房海客

弟于世落落耳世亦幾避弟如鶺鴒獨不知與我兄何以如流濕就燥者之脈脈相赴而肝膽披露勃焉其不自禁也總之共此腔血欲灑無

地茫茫世界皆林林情械之所結成與日俱生無有停止其在今日譬王伯亞旅同心以禦外寇以護其家之所藏寇退而耽耽此藏者已即在王伯亞旅之間其械甚隱其傷滋多其相去真不能以寸仰屋而歎甚于嚼齧非我兄又誰可與語此耶南中望我兄司文章之衡不啻旦莫遇之而彼中升信尚殺風景重我兄譏嘲謂可以呼吸應如左右手未知得當否也 癸未閏十月廿一日



藏密齋集卷之十七　終